

冷眼向洋

百 年 风 云 启 示 录

上 卷

资中筠 主编
资中筠 陈乐民 著



冷眼向洋

百年风云启示录

上卷

资中筠 主编

资中筠 陈乐民 著



F130/33 1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资中筠主编;陈乐民等

著. - 2版.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4

ISBN 7-108-01551-X

I . 冷… II . ①资… ②陈… III . 世界史:现代史-研究
IV .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510 号

总 目 录

上 卷

前 言	资中筠	1
绪 论	资中筠	4
第一部 20 世纪——美国世纪?	资中筠	31
第二部 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	陈乐民	339

下 卷

第三部 俄罗斯 —— 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	冯绍雷	1
第四部 一个世纪的国际政治逻辑	刘靖华	233
后 记 “全球化”与中国	陈乐民	367

前言

最初起意写这样一部书是得到汪道涵先生的启发。两年
前,资中筠与陈乐民访问上海时,与冯绍雷一道应邀见到汪老。
老先生爱读书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以他的高龄和高位,读书兴趣
还那么浓,涉猎那么广,令人敬佩。那次话题也很广,总的还是
围绕着世界大局的发展和走向。其间,汪老提到,20世纪行将结
束,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和变化,真该好好总结一下。这只是
一句感慨的话,并非是向我们提建议,要我们去做这件事。但是
这也正是我们几个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与汪老谈话后,这个题
目逐渐在我们的思想中突显出来。我们三人各有所专:美国、欧
洲、俄罗斯,在长期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宏观的、全局性的心得,这
三大块确实对20世纪的走向起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何不真的来
总结一下呢?此事的发起者是陈乐民,很快得到资、冯二人的同
意。酝酿一段时期后逐渐有了大致的想法,除了上述几大地区
外,还需要对总的国际政治以及全球化问题有所论述。刚好与
陈乐民在同一研究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青年学者刘靖华表示
对这个课题也感兴趣,愿意加入,这样,老、中、青三代四人在各
自原来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纯属自愿地结合在一起,决心对20
世纪做一番回顾。此书正在初步规划阶段,偶然遇到三联的董
秀玉总编辑,听到我们这一计划后十分感兴趣,当场拍板,列入

出版计划，经验丰富的倪乐女士自愿担任责任编辑。在这样的鼓励和鞭策下，我们成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了。

这个课题很大，与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潮流有点不合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我们只能就各自所熟悉的领域选择某个切入点，由果求因，希望能从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中找出一些规律来，不求面面俱到。关系到一个世纪的重大问题当然不可能穷尽。我们既不能摆脱历史和国际关系，又希望尽量避免写成单纯的历史或国际关系。但是设想是一回事，下笔又是另一回事。几个作者在开始议论时似乎有许多共同的想法，呼之欲出，及至落在纸上，却发现这个题目覆盖面极为宽广，头绪纷繁，与原来各自的思路有相当的距离，难度极大。两年多来，几易其稿，一延再延，现在总算勉强草成，仍难尽如人意。作者各自的经历、学养、写作习惯、知识面和文风都不相同，难求一致。选材和详略也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弊。但是总的说来，本书确实表述了作者对即将逝去的这个复杂纷纭的世纪的反思，也是在自己领域中长期研究的心得，体现了个性，至少不是浮光掠影，也决不求四平八稳。如能使读者感到一丝新意，受到某些启发，这两个寒暑的辛劳就得到了补偿。书中有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异议，来自各方的批评、商榷都是欢迎的。

如书题标明，本书是“冷眼向洋”看世界，没有专门讨论中国问题，也许可以以“近乡情更怯”来描述我们的心情。但是作为中国人，实际上在讨论外国时自然心中时刻装着中国，《后记》中多少道出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想法。

开头提到，本书最初创意是受到汪老的启发，这是事实。提出这点是不敢自专，并非据以自重。事实上，整个规划和写作过程中并未向汪老汇报或请教过，现在这部书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汪老所设想的那种总结，这是必须说明的。

本书写作过程中陈乐民因病,部分初稿系口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毕业生李靖堃笔录并电脑打印,对节约作者的精力提供了可贵的帮助,特此致谢。

资中筠 一九九九年八月

绪 论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纷纷回顾这百年来的曲折历程和缤纷世界。从加长镜头的万花筒里看：人们看到了令人惊叹的科学发明和技术的进步，从高度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到如今人人挂在嘴边的“信息时代”、“数字经济”，乃至使人充满疑虑的可能改变整个人类生殖规律和伦理观念的“克隆”术；转一下，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杀人无数，几个世纪人类的成就毁于一旦，同时又看到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建立起了新的家园；再一转，是代表人类顶尖智慧的科学家发明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各国竞相制造，目前武器库里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几次而有余，端赖尚存的自律意识和互相制约的机制迄今得以避免大规模运用；再一转，是惊心动魄的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升起在辽阔的欧亚大陆，全世界革命者欢呼向往，发展成“阵营”，而后激烈震荡，分化解体，镰刀锤子旗变成了三色旗；再一转，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联合国从成立之初的五十个国家发展到一百八十六个，而后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亚洲）经济起飞，举世瞩目，一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在内乱和贫困中挣扎；再一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中的新发明：“冷战”，这既是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的搏斗，又是两种制度两种思

想体系的较量，只见两个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角逐、对峙，忽而剑拔弩张，忽而握手妥协，最紧张时似乎要把全世界拖入一场核浩劫，但是每次都及“热战”的边缘而返，而后，一个超级大国突然以敌友都始料不及的方式退出角逐，至今在挣扎中谋求新生；再一转，“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太平，在“全球化”呼声高涨中民族个性、民族要求、民族宿怨突显出来，恶性膨胀，热战频起，特别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中心的巴尔干半岛，到世纪末竟然又是烽火连天，代表当今最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掌握最大的实力和财富、拥有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库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十几国联军在这弹丸之地倾泻了除核武器外的迄今使用过的最先进的炸弹，今天的巴尔干再次成为西方列强和已经大大削弱但余威尚存的俄罗斯的明争暗斗的场所。世界人民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为强权政治所打开的潘朵拉之盒还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当然在这万花筒中，中国也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长卷：世纪初正是甲午战争之后紧接着八国联军，处于屈辱苦难的最低谷，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革命、内忧外患、“城头变换大王旗”、封闭、开放、跌倒、奋起，到世纪末达到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成为人们在谈论 21 世纪时的中心议题之一。今后中国的浮沉和走向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影响。

对发展与平等的追求

面对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企图做一番深入的反思，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洵非易事。本书作者们最初想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另一个问题是明显加快步伐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种种悖论，特别是当前民

族矛盾突显的现实,应该怎样理解?再进一步说:为什么 20 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却反而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七十年后轰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作为其主体的俄罗斯八年之后还没有走出困境?“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不见于马恩经典著作,但是“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命题已经包含这层意思。今天,我们却看到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而且仍然存在多个探讨的角度。实际上这两大问题既是不同的问题,在深层次又有内在联系。我们尽量透过科技、经济、政策、制度等等外层的硬壳深入到问题的软核心来探讨,大体上形成了本书的思路。

综观 20 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当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方式当然不始于 20 世纪,却是在 20 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

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 20 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发展和平等”成为 20 世纪的两大追求。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地尖锐化。各种企图解决矛盾的传统和新的学说和模式仍然不外乎在这两大追求之间寻求侧重点。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来解决其所包含的悖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事实上,对 20 世纪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不过在本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施。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给各种思潮提供了登台表演的历史大舞台。

自由与平等的相悖与相成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

解放,释放出来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令人惊叹的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各种主义、学说纷纷登场,百家争鸣,形成灿烂辉煌的思想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像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进步,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它的理想的程序是:先从各个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和价值出发,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创造,然后转化为人类普遍的进步和繁荣。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全社会所有人群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共同富裕,或者至少向着一个方向前进。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每一个人为达目的,都不惜牺牲他人,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

这种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互为因果,促使生产力大发展,给人类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新的苦难,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对后者说来,日益不堪忍受。于是而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总的说来,一种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一种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的发展模式的革命。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无数次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绝大多数都

符合列宁的名言：“统治者不能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换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 20 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这里首先要有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论者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似乎自由主义是不要平等的。这是误解，是把经济上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整个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全部。另外，美国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本书提到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加说明，主要指从 16 世纪的英伦肇始，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它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因为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

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是自由与平等不分家的。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明白：“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尖锐，于是出现了不

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响较大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压迫,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中竞争,那么失败者主要是自己无能。他们要争取的是取消种种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包括政治特权、对四大自由的限制等等。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已经有各种改良的主张和理论,其关注点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反对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信奉基本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先集体后个人,后者反是。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并存,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专政学说与二者不相容,但是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力,以及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思想却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古典理论。

各种理论在欧洲与美国的实验

以上这些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 19 世纪中期,但是在 20 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或实验。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加东欧,乃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相反,仍是世

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 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从精神资源而言,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是其变种。在源于欧洲的种种学说中,经过美国土壤的选择,得以生根开花的是自由主义。由于先天没有封建制度的历史包袱,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最无制约的充分发展。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 19 世纪最后的 30 年起,美国可以说是张开翅膀高速向前飞,把欧洲抛在后面。在这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理论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这一派强调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重视机会均等而不顾或较少顾及结果的平等;崇尚私有经济,主张限制国有;对福利政策心存疑虑,等等。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大森林,使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的思潮。整个 20 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大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也可以

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20世纪西欧国家和美国都没有发生革命,只有群众运动和政府改良,也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是其共同点(这是指一国内部,至于欧洲的两次大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而又远离战场的美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收到最好的效果。又由于它始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线,较之欧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负担不那么沉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也不那么突出。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令历届政府头痛。于是在世纪末,英国布莱尔和美国克林顿同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之说。这一提法不出自保守派而刚好出自工党和民主党之口,究其实质是从原来的立场向右靠拢,而不是相反。从目前来看,这在思路上未始不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在实践中仍然属于微调,是否能成为渐变的改良的一个新阶段,尚未可知。

关于平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机会均等,也就是在起跑线上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机会平等,但是初始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

到。欧洲资本主义是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贵族转变为资本家,并非同属赤贫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机会下竞赛。相对来说,美国在开发初期机会比较平等,第一代来自欧洲的移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广阔天地各显神通。但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分已经很明显,尽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先来者有权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立法要后来者遵守。发展到20世纪,片面强调起跑线上的平等的虚伪性日益明显,而结果的不平等日益尖锐。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对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不是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出现,其理想都是通过某种制度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使人人都享有幸福。

沙俄→苏联→俄罗斯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做了最完整的论述,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科学的必然规律的论断,而且进而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从而达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想这一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